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浣纱记 寻亲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浣纱记
寻亲记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九册，包括《浣纱记》《寻亲记》等两篇传世名作。



目 录

浣纱记 / 001

附评：悲欢离合社稷情 / 115

寻亲记 / 119

附评：冤狱重重寻亲记 / 192





浣纱记

那勾践在石室之中，含羞忍辱，
抱怨衔恨，满腔去国怀乡之愁，恰似
一江春水滚滚东流。尤其是每当夜雨
缠绵，心事阑珊，薄衾不耐五更寒
时，那种『天上人间』的失落之感，
便像利剑般袭上心头。

浣纱记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距现在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了，但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范蠡、西施、夫差、勾践等……似乎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本文是根据明代梁辰鱼的同名传奇剧改编的。

梁辰鱼（约1521—1594），字伯龙，号少白，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太学士，熟悉戏曲音律，是明代有名的戏曲作家。大约在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加工整理的同时，他创作了以昆腔演唱的传奇剧《浣纱记》，对昆腔的发展和传播有相当的影响。另外，他还创作了杂剧《红线女》《红绡》等作品。现仅存《浣纱记》《红绡》两种。他写的散曲集有《江东白苎》《二十一史弹词》等。

《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写春秋时吴越两国相互

攻伐，越为吴所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又用范蠡计，向吴王夫差进献浣纱女西施，并离间吴国君臣，终于灭吴。功成之日，范蠡弃官同西施泛舟而去。剧本对越国君臣发愤图强的精神和伍子胥的忠义加以歌颂，对夫差的骄奢淫逸和伯嚭的贪鄙则痛加鞭挞，对范蠡和西施牺牲自己的爱情和青春以换取天下社稷的情操，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赞许。

《浣纱记》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群众喜爱。其中的《打围》《寄子》等折，曾多次被后人改编上演，成为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

一天，越国上大夫范蠡在繁忙的公务之暇，见春和景明，柳舒花放，便暂解印绶，改换衣裳，来到乡间观风问俗。行至山阴道中，只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烟云缭绕，草木葱茏。

范蠡看了，不由得脱口称赞：好一派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致！他

觉得整个身心都沉醉了。此时此刻，一切贫富贵贱，名利宠辱，全都忘到了九霄云外。

转眼来到诸暨境内苎罗山下若耶溪旁，只见一位貌若天仙的浣纱之女，正站在清泠泠的水边想心事。范蠡看得暗暗吃惊道：不意世间竟有如此国色天香的美貌女！若非采药之仙姝，定是避世之毛女。想到此处，忍不住走上前去，含笑问道：“小娘子家居何处？姓甚名谁？缘何在此？请道其详！”

“客官万福！”那女子复了一礼，面带羞涩回答：“小女子就住在这苎罗山下苎罗村中。寒家姓施。因世居西村，故人唤西施。其实小女子名为夷光……”

“哦，西施，施夷光，好一个美艳动人的名字！”范蠡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道。“不知小娘子青春几何？可曾适人？”

“这个……”西施被范蠡那有些唐突的话问得面红耳赤。但迟疑片刻，她仍落落大方地回答：“小娘子年方二八，并未适人。”

“这是为何？”范蠡问。他觉得在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儿面前，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西施显然也感到这个文质彬彬的陌生人和蔼可亲，她看了范蠡一眼，低头回答：“居住偏僻，家又寒微，照面盆为镜，盘头水作油，年年为他人做嫁衣裳，夜夜向邻居家借灯火。故而貌虽美而莫



知，年及笄而未嫁……”

“哈哈！看来小娘子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美貌过人的了！”范蠡听得忍不住大笑道，“实不相瞒，小娘子！下官便是越国上大夫范蠡，寻春至此，不意有缘见到小娘子……”

“啊！原来是范大夫！”西施微微一惊，立刻敛容正色郑重施礼道：“小女子不知贵人光临，失于回避，还请大人恕罪！”

“说哪里话！说哪里话！”范蠡忙不迭拦住她道。“小娘子上界天仙偶谪人世，下官得遇，已属天缘，小娘子何罪之有！”

他见西施满面绯红，娇艳无比，情不自禁走近一步，问西施道：“下官有一句话想对小娘子讲，不知当与不当？”

西施颌首敛眉回答：“大人有话，但讲无妨。”

“好！既如此，下官便直言不讳了。”范蠡竭力按捺住自己突突的心跳，思忖片刻，缓缓开口道：“小娘子，下官不敢容隐：我乃楚宛人氏，一向倜傥不群，佯狂玩世，幼慕阴符之术，长习权谋之书，既善以奇计用兵，又能以正策守国。怎奈时运不济，年长无成，忘情故乡，游宦异国。幸蒙越王擢拔，方得侧身于大夫之上。小娘子既未嫁，下官亦未娶，不知小娘子可否与下官同居丘壑，以结姻盟？——若小娘子应允，少停旬月，下官当遣冰媒，到小娘子父母面前去提亲！”

“噢，这个……”西施低头沉吟许久，方才款款回答：“多谢大人厚爱！只是小女子蓬茅陋质，田野村姑，只怕与大人相差悬殊……”

“这个不必过虑！”范蠡不等西施把话说完便急忙接着道，“只要小娘子应允，别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小娘子只须待下官奉遣冰媒前来求婚便是。小娘子，你可千万要等着下官，莫适他人啊！”

“大人放心！”西施发誓一般回答：“蒙大人不弃，小娘子得荷丝罗之托，岂敢三心二意，言而无信？小女子只专心等大人遣人来便是！”

“太好了！太好了！”范蠡喜不自胜道，“下官今日微服出行，不意有此异遇。身无长物，不知可否借小娘子所浣白纱，权作江皋之佩？你我持此为定，勿背前盟，如何？”

“但依大人。”西施微微一笑道，“只是小物轻贱，不足为赠。还望大人不要见笑。”

说着从自己已经浣好的一篮细纱中，小心翼翼抽出一缕，轻轻递到范蠡手中。

范蠡接纱在手，仔仔细细收进袖中，把西施上上下下打量了又打量，这才满怀深情依依作别道：“多谢了，西施！天色不早，下官该回去了，就此告辞。咳！这真是感卿赠我一缣丝，欲报惭无明



月珠啊！——保重！保重！”

“大人保重！”西施施礼回答。

眼看范蠡潇洒的身影步步远去，终于消失在苍苍茫茫的暮色之中，她忍不住面红心跳，呐呐私语：范郎，范郎！劝君不必赠明珠，犹喜相逢未嫁时……

范蠡回到府中尚未坐定，越王勾践便差宫内侍臣前来召唤，说有要事相商。

范蠡不敢怠慢，连忙换过官服，佩好印绶，随内侍一道来至王宫。只见下大夫文种早已站立在宫门口等候召见。

“二位贤卿请坐！”勾践不待他们施礼完毕，开口便道：“今日召二位贤卿来有要事相商。二位贤卿知道，寡人隔绝中华，生长东鄙，自神禹到前王，历经四十余世，两千多年，至今文不足以安邦，武不足以定国，仅能上承宗社，下守边疆。不料近年以来，兵连吴地，吴王逞凶，侵我疆界，越国招祸，奋起抗争，始击之于携李，复败之于姑苏。我臣灵浮操戈而直前，彼主阖闾伤指而走死。嫌隙既构，怨怒愈深。如今吴国嗣主夫差每日在长洲练武，勇将伍员时常在笠泽耀兵。吴国君臣有吞噬之志，而寡人此处无拒敌之谋。

不知二位贤卿有何安国定邦之计？”

“启奏主公！”勾践话刚落音，范蠡便开口回答：“臣闻以大事小者为乐天，以小事大者为畏天。以越吴两国情势而论，相差悬殊，我根本不可与吴抗衡。故而，竭尽全力去伏事吴国，乃势所难免。”

“唔？”勾践听得双眉紧皱道，“如此说来，寡人便只有畏天一途了？”

“上大夫所言有理。”文种接过话道。“以臣愚见，当今只有高城深池，效死戮力，行仁修德，听天由命，方是一条出路。否则……”

“否则如何？”勾践睁大了双眼。

“否则……”文种略一迟疑，还是如实回答：“否则后果堪虑，说不定……说不定还有亡国之灾。”

“有那么可怕？”勾践满脸不服气道，“难道寡人就只有降吴称臣，受制于吴王夫差一条路可走？”

果然不出范蠡文种所料，为时不久，吴王夫差便调兵遣将，以铺天盖地之势向越国压将过来。越国将士虽同心戮力，奋勇抵抗，无奈吴强越弱，众寡悬殊，结果竟如春冰之遇夏阳，秋叶之逢疾风，



接二连三败下阵来。

眼见得吴国十万名兵将强渡西陵，勾践不得不急召范蠡文种商议对策。范蠡认为吴强我弱，众寡不敌，主张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避其锋芒，坚不为战，略略等他十天半月，那吴兵粮尽兵疲，自然不战而退。文种却认为，当今之计，敌兵压境，不如乘其营垒未定，主动出击，掩袭进攻，或许可以以寡敌众，以弱克强。因此他主张决战图存，反对束手待毙。

勾践听了，觉得文种所言有理，便不顾范蠡一再劝阻，断然决定兵分两路，由范蠡、文种各领一路，前去与吴军决一死战。结果越军未至西陵，吴军早已渡江杀来。两军在夫椒地方相遇，摆开阵势大战三场，越军被吴军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吴军在吴国名将伍子胥指挥之下，乘胜追击，一举攻陷越国京城会稽，将勾践君臣团团围困在会稽山上。

眼见得自己被四面吴兵密匝匝围得铁桶一般，勾践急得当范蠡、文种面放声大哭道：“想俺勾践久作江东奇士，也是一位海上寡君，常思奋翼直冲云霄，谁知今日竟然跌入粪壤之中！如今被夫差穷追猛打，躲在会稽山上，故国两千年之社稷尽被凌夷，祖宗数十世封疆皆为蹂践。俺如今既无寸土立孤身于地上，有何颜面见祖宗前王于地中！俺好悔也！”

“启奏主公！”文种在一旁劝谏：“臣闻猛兽离山不免罗网之患，大鱼失水反遭蝼蚁之欺。今日主公初被伤残，偶遭困辱，虽说是人谋未尽，其实也是天时降殃。当此之时，应当奋起勇往直前争斗求生之心，不可滋生垂头丧气败走退死之念。况且眼前会稽山周围有六百余里，主公麾下带剑敢死之士犹存五千余人。我们还须全力奋战一决存亡，绝不坐待吴兵生擒以宴兵刃！”

“启奏主公！”范蠡冷静分析道，“臣闻吴将伍员勇冠三军，吴王夫差雄视一世，诸侯列国畏之如虎。如今吴国正当鼎盛之时，我越国却是累伤之躯。以越抗吴，无异以卵击石，胜未必然，败乃常事。以臣之见，不如一面坚壁清野，拖得吴军疲惫不堪，一面派遣使者前去求和，让吴国自己退兵，以保宗庙社稷不被湮灭。如此方为上策。”

勾践听了文种的话觉得眼前似乎还有一线生路，听范蠡如此一说，又忍不住伤心落泪道：“俺勾践委实不忍将祖宗千年基业丧于己手。时至如今，还请二位贤卿仔细商议。是战是和，俺心中已经没了主意。二位贤卿说该如何办便如何办就是！”

“这还有什么好商议的！”文种满面悲壮之色开口道，“论抗拒敌兵，我们尚有一定实力，又据山为险，足以与吴兵拼杀一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也顾不得什么成败利钝，只消拼命死战下去，说



不定还可侥幸取胜。坐以待毙，自献头颅，最后只有死路一条！为臣既然身受厚禄，便一定要为国捐躯，即便以马革裹尸还乡，也要图个扬名显姓，流芳千古！”

“此言差矣！”范蠡坚决反对此议，“眼下吴兵强盛，敌我悬殊，拼死决战，倒是只有死路一条。然遣使请降，厚礼卑词，毕恭毕敬请吴王撤兵，或许还是一条生路。倘若我们用反间之计，买通吴国奸佞之臣，说得吴王允我降服，再待他们君臣反目，彼此肆虐，忠良丧尽，奸佞当道，我然后乘机进袭，重整河山，岂不是好？请主公三思！”

勾践思来想去，又觉得范蠡所说，还有几分可行之处。于是收起眼泪，长叹一声道：“看来还须照范卿所说，忍辱求降了。唉！想不到俺勾践如此罪大恶极，德劣才庸，既不能勇往而直前，又不能固守以善后，致使社稷沦亡，臣民受辱，好不羞愧煞人也！但不知用甚礼仪，将何辞令，前去请降为好？”

“此事易耳！”范蠡对此早成竹在胸，“臣闻江山乃大禹之江山，社稷乃前王之社稷，此皆不可与人。除此而外，其余都是多余之物。因此，臣主张主公舍弃王位，挈带妻孥，前往吴国，君请为臣，妻请为妾，亲作使令之役，甘为洒扫之徒。与此同时，还要在吴王面前竭力讨好，千方百计离间他们君臣。既激发他好大喜功之念，又

挑拨其逐贤用佞之心。长此以往，天必殛之。几年之间，孰兴孰衰，孰胜孰负，便要刮目相看了。”

“范大夫所说似乎有理，”文种提出反驳道，“但那吴国相国伍员谋略盖世，贤智过人，吴王纵然昏晦，若听了伍员之言，岂不误了我之大事？那时我们弄巧成拙自投罗网，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也不尽然。”范蠡坚持己见，“文大夫想必听说过小人易亲君子易退这句话吧？你单知伍员忠贞正直足智多谋，却不道那太宰伯嚭奸佞淫邪，贪鄙无度。我们若要请降，不必先见吴王，却须先贿赂收买他手下权臣。那伯太宰正是我能够收买的极佳人选。我想不必太多，只要美女二人，黄金千镒，则伯某人鼯鼠之腹易满，鸱鸮之栖易安。若教他在吴王面前替主公说话，势必多溢美之言。再要他在吴王面前贬损伍员，也一定会将伍员说得一无是处。而一旦他们君臣乖戾，同僚反目，我们便会有机可乘。那时，离大功告成之日便不远了！”

“有理！有理！”勾践听得连连点头道，“既然如此，二位贤卿可知何人能代寡人前去请降？”

文种也为范蠡之言所服，立刻自告奋勇开口道：“为臣不才，愿为主公效此犬马之劳！”

“好！好！”勾践点头嘉许道。“贤卿工于心计，巧于应酬，能